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六卷

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黃君墓誌銘

黃君墓誌銘

夔州錄事叅軍江君墓誌銘

羅氏墓誌銘



闕氏墓誌銘

齊氏墓碣

貴溪縣丞馬君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彭城劉君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胡公墓誌銘

蘇門居士胡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六

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前封丘縣主簿豫章黃君叔敖字嗣溪之夫人李氏蒙字幼龜龍圖閣直學士平原郡開國侯諱常之季女也十八年而行二十有二而夭一男一女皆不育歿後四百六十八日元祐癸酉九月甲申祔于分寧縣之雙井山其舅給事中諱廉之兆黃李俱江南望姓世相婚媾而平原侯與給事少相



好如同產嗣淡又好學未冠舉有司高等貴人求
嫻者踵門會聞罷求者皆去平原侯曰是生顧不
足於科名者耶蒙吾奇之當與一異士生真吾女
對也則歸之黃氏咸喜舅曰婦事我順娣奴曰幼
龜和少且勞者曰夫人遇我慈也既而得疾憊舅
亦疾病不以已臥故忘舅之疾問藥餌惟時聞其
篤則自力盥頰禱于神願代舅死徧呼其室中人
與訣勉以事上撫下各當於理語久不差且禁使
毋哭自說其當往之日及期而給事卒亦卒嗣淡

以謂孝於其親而益悲異夫荀粲之哭其婦者故
補之爲銘曰
世固有天且不後者豈惟爾悲如玉而毀行道之
人皆悲之

李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諱仲琬字德華贊皇人後徙武昌尚書
都官郎中贈中大夫無競之女也幼慧異甚所見
書立誦十歲能爲詩代大夫公削牘敏妙時裁其
室中事有理大夫公撫之曰使吾女男也必大吾

門年十七以婦東平董君文和字景仁蓋眉山蘇先生嘗稱之曰此古君子者也夫人婦宜其家其舅沔以直龍圖閣知陝州一日外譁甚夫人遽窺牖則白刃夾阨而立問之羌初入貢故嚴兵見之夫人曰異哉所以示遠人者乃爾耶弗已則勒監軍陰儆備可也龍圖公從之羌頓首曰前所過州皆遇我如囚今乃覩中國大體大悅而去景仁爲司戶曹州性方潔不能軫轉俗子間會將葬龍圖公而爲部使者故劾以事不得行因大哭欲卽解

組去夫人止之曰君須祿我董氏豕婦挾而子以往何憂不集遂及其吉卜以壻景仁爲招安主簿卒於官賻累百金夫人不受曰平生董子以清聞死不可汙之易衣而具木焉於時大夫公已歿母安豐君呼延氏又歿夫人悲哀甚且貧無依乃與其子耘俱來京師教耘讀書爲娶婦婦又亾而夫人益不自聊間語耘曰我嘗夢吏卒逆我大第而謂我相君一人持榜大書曰辰辰今歲次吾死矣因得疾踰年竟歿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子也

卽其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鄆州平陰縣之天堂山
耘嘗舉直言有志操詞藝所游皆豪傑來求銘聞
之夫人於書無不讀讀能言其義至百家方技小
說皆知之其爲詩晚益工至它文皆能之而書尤
妙麗然端莊不妄語言有才智家事甚理云補之
嘗論載馳柏舟之詩不作而漢蔡琰擘然以文字
稱自蘇李死中間寂寥而琰五言絕出世多言琰
臨難不能死然琰以一言濟其夫垂死此豈常女
子所能哉亦其文義足以發之而夫人則異於是

蓋間關成其家又教其子爲賢良有立不但其文
義足言也銘曰

惟古於詞取美多外以賈患中焚和玉憂其玷不
可磨木固不願爲尊犧聲名如彼瘡痍何而焉用
此絃哀歌猗歟夫人窺百家匪虎則炳桃之華士
萎其秀女也葩取天之美神所訶畀以其榮不以
遐有子而藝惟其波

黃君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知鳳朔府麟遊縣事黃君汝翼將

葬其先人以書來曰汝翼家世得姓之久雖仕者中微而吾祖以好施不爲富聞於鄉吾父不以殖爲賴教子讀書汝翼用以得進士科爲親黨榮自汝翼之少時聞鄉人之長者二三君未嘗不往就焉而吾子汝翼之所從遊也願以親銘累矣吾父諱京世單州之碭山其爲濟州之金鄉人自五世祖而下卒以元豐五年七月七日年五十八葬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而其地則吾邑之高平鄉新興村從吾祖之兆也娶黎氏子四人汝翼其

仲也汝介汝爲汝霖未仕二女爲士妻長關嵩次牛武仲聞之吾父之幼也頗亦有意於讀書矣顧吾祖已老勞於家事而思佚吾父則以其身衣食百口而買書數千卷藏之家曰吾以畀吾兒喜施予歲凶細民之無食者皆從吾父食如歸此汝翼之所知而願因吾子以傳者也余應之曰齊魯爲士者微俗貴農桑本業而賤游學遷徙其子弟能世其作業平居董董不交閭里賢矣知教子讀書爲榮如子之親又卒見其子擢第有成斯豈可以

不銘也耶銘曰

不以富以仁自憇世家農桑士者子嗚呼黃君可
無悔

黃君墓誌銘

黃君諱某世爲單州碭山縣人或仕或農後徙濟
州金鄉縣自其父祖則稍稍以謹信好施聞於里
人而家產作業亦益進君有智度奉父母恪歲凶
糴騰踊而家積穀數屋或勸其以時出可得十倍
利輒不肯而以豐年平賈出之糴者皆之黃氏立

盡盜猝入其里指其居曰是出穀救人黃某者邪
或對曰然於是獨不犯其一毛而慰遣其家人有
男子跣而走盜執之遽給曰我黃某子也亦得免
然自是其家滋益豐語人曰我無以致豐吾富疑
有命也年七十卒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葬
於其縣之高平鄉新興村其孫汝翼舉進士中第
今爲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嘗從補
之遊來求銘乃掇其事論之使歸銘其壙中曰
世言治生祖白圭白圭曰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

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疆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是不然觀黃氏所以成其家豈固有術耶推之而不求羸已而愈羸曰我致此有命吾是以知富與貴不可以力求而可以德競

夔州錄事叅軍江君墓誌銘

江君諱樸字文叔世爲衢州開化人殿中丞房之曾孫而尚書職方員外郎鎡之子也少有才氣好學自立國家取士以聲律仁宗時尤盛有司臨試其目在禮經名數者則浮華士以爲病會萃鈔記

以應一日之用不能者更睨左右剽劫爲資而君最先治經悼禮學之缺能言其義益爲書二十卷專一技者不能通也丞相王荆公方舉有司尤善君嘗再預禮部奏名中皇祐五年進士第授翁源尉用舉者徙餘干令鄱陽楊驥通易臨川吳孝宗通春秋君皆以書幣致之率邑子從受業屋少不能館至分處浮圖舍于今江南以爲美談浮梁俗好訟令王越石懦繫者滿獄訴庭下者日百數越石懼移病去州遣君攝之鋤其姦彊而免滯者得

平反不旬月獄爲虛旣還餘干而浮梁有爭田再世不決者猶請監司得屬君治卒亦明辯人畫其像祠之職方君監江州酒得疾君聞遽棄官走省逾月而後返守怒且加罪而監司以爲愛親可庇然竟以親喪去再調象山令代還王荆公當國擢士不次以君平生舊勞問歎息坐客謂君旦夕用矣復見以書論事不合卽仰棟坐不交一語君亦自絕去薦監鹽官南路鹽場與令異趣令誣以罪於提點刑獄事盧秉檄州劾之逮者四百人君無

毫髮私亦卒不對吏而坐遣白直持書越境罷去復用舉者得夔州錄事旣而太息曰吾老矣安能萬里爲五斗計也遂謝病去閑居鄞江十餘年又居無錫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無疾卒年七十三以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無錫縣開元鄉烏墩嶺以夫人何氏祔五男子煥燁炳煜燎女四人皆婦士族補之先君與君同年進士而炳與補之治平中俱學江南相好也補之官廣陵炳在無錫以書來曰先君生不遇沒猶當有所伸願以行事累

矣補之少時見炳學問已有聲名後亦中進士第
今爲巴東縣主簿能幹其蠱者也銘曰
以爲生不逢耶嘗官而使之以爲用耶曾幾何施
夸者名一世猶不足而廉者畏人知抑得正而死
其又何悲

羅氏墓誌銘

六月十三日無幾卒年七十三

夫人羅氏其先嘗居蜀後徙居開封蓋鄴王紹威
之族而國子博士易直之女也幼端靜不煩及長
以女德稱國博君曰吾女不可以妄與人也久之

乃歸大理評事開封李君寧年已二十六矣歸四
年產一子而李君卒居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無所
闕其母憐之欲使再行夫人陳義甚高卒不可奪
而止及見其次子士賢登朝封壽安縣太君諸子
皆宦學有立女有婦矣而士賢侍夫人官大名以
孫琬殤悼成疾年五十三以卒元祐三年十月十
日也初李君前配苗氏有男女八人李君沒尚幼
夫人躬鞠養甚於其存非家人不知其有異母出
也其生於富足而所與通家者多戚里豪侈而性

莊靜有常度不爲其所遷怵亦可賢矣男士雄右
侍禁卒士賢奉議郎士弘宣德郎士彥士偉士衡
皆進士而士衡夫人出也士賢等護其喪以其年
十二月十八日祔於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評事
君之塋補之頃教授北京夫人諸子皆從補之游
而士宏又嘗爲僚故來求銘銘曰
婦人無外事故名不稱惟詩書所載豈無婦人人
出如已出惟其平均以慈教之孝而家用成吾何
以知之其子有聞

闕氏墓誌銘

闕氏開封人年十七入故太子洗馬贈銀青光祿
大夫濮陽杜侯家生四男四女年七十七以元祐
元年八月丁亥卒以其年九月癸酉葬于濮州鄆
城縣青山里之原近侯之故兆也初侯捐館舍闕
氏奉其家事恪如侯不亾而教其男女以職內外
有法度故季子宣德郎刪定省曹寺監條貫子民
遂以文學中進士第有聲而女亦爲士妻宜其家
曰劉龜年馬希閔二壻也三男及女蚤卒而有孫

七人皆宣德君之子績綰緡紱緬緝網可謂盛矣
宣德君既仕當塗大人稱其才而所與游又多一
時知名士族人亦咸謂洗馬有子以爲榮而宣德
君曰吾何以得之惟吾母教使然也嗚呼是足銘
也已銘曰
善教子以有祿生無悔從吉卜

齊氏墓碣

齊氏會稽蕭山人初嫁爲同邑民妻已而入故單
州司戶叅軍閻侯德基家爲乳其第二兒兒死閻

侯有長女賢而愛之嫁今朝奉郎知徐州杜侯純
齊氏隨焉又爲杜氏撫養其稚侯家居行已可師
齊氏又婦家人待之甚禮閻夫人沒男女幼賴齊
氏調護男娶女嫁矣杜侯由侍御史得相州而齊
氏年已六十八元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忽歛歔
如自知將盡者遂卒杜侯傷之遣送其喪以四月
二十四日還葬于祥符義堂村杜氏墓側而杜侯
次女補之之妻也謂補之曰齊氏誠信厚且我賴
以長立我君命我兄弟皆拜之不忍其泯滅也子

爲銘可乎乃爲銘埋之其隧中曰
生而恂其死也不淪吾聞諸四方之人

貴溪縣丞馬君墓誌銘

君馬氏諱隨字持正濮州鄆城人也澶州頓丘縣
令贈給事中諱應圖之曾孫樞密直學士兵部侍
郎贈太尉諱元方之孫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尚書
工部侍郎諱僑之子幼警敏家居與人交重然諾
輕財樂誼故蚤以學行稱受春秋於孫復受易於
石介尤長詩賦聞於山東皇祐中春官第其文選

首以一字觸禁罷春官爲歎息言之後不復從舉
而以其學教授鄉里會詔舉孝廉衆共推上之君
懇辭旣無以易君遂虛其舉用季父忠州團練使
偁任爲定海主簿以政事稱當路者亟薦焉再調
合肥主簿有田訟積歲不決以質諸父老莫能知
君自臨焉曰吾得之矣命闕地隱然有故畫界處
衆以爲神徙貴溪縣丞攝鉛山銀場課倍而不以
規賞爲人誠厚不苟容所居官務奉法又以其試
之小也故不大較著罷官至京師卒熙寧九年三

月丙辰也年五十有三君少孤教諸弟力後皆婚宦有立貧仰食君者衆再娶皆段氏贈金吾衛大將軍震之女三子希孟宣德郎太學博士貫穿禮經有師說亦贍於詞神宗所嘗欲用爲御史未及而亾者也次希甫鄉貢進士次希說宣德郎監安樂鎮公事皆修潔而文一女天六孫承誨銅鞮丞承詡承詠承訟承諄承諤皆學矣以崇寧三年十二月甲寅葬于鄆城縣武成鄉招賢里從學士之兆而希說與補之亞也故來求銘初君得疾逆旅

草傍無人故尚書刑部侍郎杜侯紘爲里舊遽載與歸舍其齋中使家人視飲劑旣歿爲治喪聽事中人皆謂君善人故得此而嘉杜侯之忘嫌赴義非今世事也補之嘗銘杜侯又銘君再致志焉以信兩君子之義然世有於所厚者薄何哉銘曰委梗柎於谷雜然衆木使隸視之知其可用於夏屋謂夫不願爲材則於人棄意於木得計以厚其子孫識真爲貴此管人所以未能信於仕而子說也耶

王君墓誌銘

進士王君諱龜齡字安仁濟州鉅野人也其得姓在周爲姬氏在齊爲田氏其出姬者名晉爲靈王太子或傳其得道棄家仙去其出田者名和王齊二世嬴滅之項封之漢興失國人咸謂之王家云其鼻祖如此不知孰出然其姓蕃故多賢君曾祖諱志祖諱丕官皆大理寺丞皆以長者稱孝諱彥博不仕生二十二年而天然少奇偉驚人迄今人言王仲遠猶慕仲遠其字也嘗十七八歲時鄰人

有吹笛者仲遠聽之而悲賦詩曰黃鬚戰士據鞍聽白髮將軍撫劔歎會補之先大夫與仲遠善見之愀然曰仲遠有大志然恐終不遇奈何無幾時則仲遠卒此聞諸先大夫云於時君始亂也季松齡字子固尚襁抱母魯郡孔氏哀號自誓謹生業以厚其鞠子使學而君亦資開爽總角而愿能慰其母心故人皆曰王氏嫠守義而孤克家稍長則益好修日夜治其文學以從里之賢君子才士游如恐失之其自刻厲冀必有以表於世終發揚其

先人之所遭不幸稟厚而報艱幸因已益聞使不
遇若遇者其志深矣而君又不幸生二十七矣亦
天鄉人之長者既厚期君父子兩世宜大而重痛
其里之再失才士也皆爲文若詩以弔之君沒以
熙寧九年七月丙寅而葬以崇寧四年四月庚午
時子固爲白馬丞而君二子彬彤長矣始克舉其
祖以下凡六喪卜任城縣之呂村原吉而祔焉歲
月遠矣人尚爲之流涕夫人晁氏尚書比部員外
郎諱仲淵之女蚤寡而莊如其閨中時彬彤皆舉

進士以文義稱三女適李公權閻璪祝晉皆進士
以補之先大夫於其祖厚而補之又蚤與君游求
爲銘君爲人孝弟博聞敏於辭章再舉禮部不第
然喜言世務近可用者樂易善與人交家無贏餘
而輕財尚義以好事聞倦游無所依若急難者必
求王安仁客醉臥其舍或窮日夜誼呼求索無已
時而君益歡僮僕無墮容孔夫人自屏窺之喜爲
致甘脆所嗜益設曰客不辱與吾兒善吾兒不愧
客矣嗟夫以布衣能得士有名譽使見遇可量哉

銘曰劉君以本末論士有言然則其謂天無意於材耶孰生而脆之謂天有意於材耶孰厚而摧之謂意有無人所慍喜匪天其然人則意異抑生而淑雖窮不壽吾生也不苟亦足以告爾後矣

然喜彭城劉君墓誌銘

劉君諱諫或云其先避胡自燕徙魯今爲金鄉人金鄉舊隸兗州後隸濟州然故魯地也俗醇朴貴農桑經業自君高祖時家已富盛而其大父元康

父拯兩世謹厚好施益勸作業初諭其子孫於學而君又性孝識其父言頗教子爲士矣君以熙寧八年五月二十有四日卒時三十有四歲後一百八十日而其父亦亾故再世不葬有孫六人三人舉進士長未名次昭理洵皆蚤卒今存曰時曰暘曰昉時謙畏涉書暘從三舍貢文學知名暘事時昉事暘如其父不沒姒娣相從惟恪後二十年而配孟氏亦亾又十年蓋君歿三十年矣而兄弟同室廬絕甘分少中外無間言至是家薄時泣語諸

弟曰父不幸天母不在自曾祖祖與親未葬今益
窶恐墜大事以死爲先人羞今殫室之有猶及事
及事死不恨奈何賜昉伏聽命時卽走北山下卜
任城縣之呂村原吉重趺露宿寒暑再易而後克
穿七壙皆甃固之以大觀元年十一月甲子盡舉
其曾太父而下七喪以窆棺衾惟美道路太息補
之聞而喜曰孝哉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劉氏
爲士者尚寡能不以其生者憂爲其死者羞猶有
鬼神其終忍凍餓之魯風俗壞久士或親在而異

殖或始去親喪已鑿垣五六戶至不相慶弔如劉
氏難哉時賜欲求補之文納壙而不敢言補之曰
豈可使吾里有義事而不書也往諭諾之君大母
趙氏母張氏與配孟氏皆從其夫之兆諸孫男女
凡十二人男多就學女多已嫁矣初孟氏寡嘗語
其子曰欲教汝爲士自汝祖之意恨汝父天不及
見汝等成故諸子奉其言汜有立銘曰
父先祖歿祖柩不藏以遺其子子良有光用舉其
先三世七喪欲子爲士使知士恥恥墜父言可謂

士矣

尚書司封員外郎胡公墓誌銘

公諱俛字公謹胡氏舜後媯姓武王封媯滿於陳氏爲胡公其子孫因氏焉世家安定後爲共城人晉檢校太子賓客諱澄曾祖也攝涪州軍事推官贈光祿卿諱岳祖也尚書屯田郎中贈禮部尚書諱熙載孝也光祿少隱居共城周祖聞其名以禮致之察周祖有異圖卽辭去尚書及進士第逮事仁宗知絳果二州皆有惠政而公幼俊偉於文字

類不學而能八歲爲詩驚人鄉里號奇童及長博學無不窺貫穿諸經尤長左氏春秋至百家雜說流觀彊記摘文指事如取懷中物兼綜道釋天文地理音律曆算醫卜之書應問如響諸儒於是皆自以爲不及更推先之旣冠而孤再舉進士高第授試校書郎定州觀察推官丁母開封縣太君李氏憂再調常州團練判官守郭維果於自任下莫敢忤公守職不爲屈數以事奪維維雖悍猶嚴憚公時西方用師詔舉三路守令轉運使呂覺以公

聞召見爲彰化軍節度推官知梁泉縣盜發輒得
秩滿爲著作佐郎簽書商州判官又知昭化縣遷
祕書丞知壁州戍卒謀殺吏縱火劫府庫以叛期
旦日發而公知之因以他罪逮數人而左右有預
謀者愕相視稍引去公笑語頤指如平時卒用不
疑會監軍聞變而至公麾之曰卒應杖安用爾來
俄逮者至縛之始宣言曰吾但取首亂者今已得
餘皆去毋蹈禍蓋斬六人流二人而止遷太常博
士文莊高公薦其才召試充集賢校理而元憲宋

公莊肅梁公孝肅包公又更薦之益知名通判絳
州三門輦運歲課民伐薪備河民苦役不均公董
其事爲一二裁處聞於朝貧弱賴之召判尚書祠
部至和中仁宗不豫久京師大水流言相驚大臣
欲對不可公曰吾知死所矣時國嗣未立即上疏
言陛下纘服三十五年而春宮虛位天下無賢不
肖皆爲陛下憂之後大臣定議公有力焉李仲昌
建言六塔河未畢河潰浸數州死者以萬計公詆
仲昌罪應死會北京奏至如公請仲昌竟貶死春

州時宰相有畏事者語人曰館閣當以文字爲官
何用紛紛代庖爲公聞往見之曰今天下嗷嗷大
本未立而災異數臻聖主猶當詢求芻蕘而大臣
責館閣出位言事非也由是忤當塗出知登州再
遷祠部度支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服五
品登瀕海有魚鹽之利俗豪舉喜訟小有爭至破
產取勝而不悔公按流二人郡大治又措置島上
流人歲活者以百數前守託葬親爲鄉郡以不法
聞公頗知之其人恐欲先事害公與里民不便公

者誣以事于朝使者疑詞不當受而執政挾前怒
竟坐奪官廢于家祀明堂復爲祠部監泗州橋英
宗卽位還度支公雖左宦益跌宕文史每與客樂
月拏舟淮中飲酒賦詩浩然忘返神宗卽位起知
淮陽軍遷司封嘗屬疾踰時民間其出至歡呼擁
道徒知和州復坐小法知南安軍而公流離老矣
常歎曰吾坐不設機關待小人譬袒裼入兵間得
傷宜也而丞相正憲吳公叅知政事康靖趙公皆
言其才可惜且近臣顯人爲直其冤者至四十餘

人公曰吾可以無辯矣既代還至山陽感疾卒熙寧七年七月甲子也有文集三十卷五音會元圖璿霄指掌圖曆代年系譜佛書義天集宗派圖醫經纂義雜詩頌又百餘卷嗚呼多矣夫人徐氏有淑行封壽光縣君前公五年沒男曰恣終華亭尉曰戢進士皆文學知名女長適右侍禁李材次適太子中舍王希孟皆卒卜某年月日葬於衛州共城縣某鄉之原以徐夫人耐公性孝既孤語考妣事流涕如初喪尤長於論議要之合理不爲貴勢

屈顧喜面折人過其不知公爲愛已者與時反爲所噬亦不悔又憤世儒空語無實事每廢卷長謠曰能攘戎狄尊天王管晏之事未可輕蓋其志也初補之以童子拜公下邳公亟稱之又與恣戢游甚厚聞之公在館閣時文忠歐陽先生傾意待之文忠一時宗匠樂善如此而公猶淡自閉不肯爲苟合則其不能容於尋常人而以躓死理固然也蓋後三十年而士日趨於同可拔以得志者則如蘿葛之寄於木無所擇也然則以公之不苟合於

貴勢爲過乎中則可以其窮爲戒則非也銘曰
在管倚相學無與京三五八九以成其名此但能
讀義何必精後讀者稀不勤于成借人之衣以晝
繡行爲之詭遇獲十自矜謂公獨難其書屋盈殫
累世學欲與古爭一敗於仇百救莫營後生益華
謂我不能使雄復生雄書自興後有求者可訂斯
銘

蘇門居士胡君墓誌銘

熙寧初補之先子保州府君適越天雨滯逆旅夜

聞旁舍客叩几歌唐詩甚悲者而異之旦候焉則
頽而長退然溫恭儒者也蓋與語終日不厭歸謂
補之曰客胡氏名戢字叔文小子識之非今世之
士也已而補之薄游淮陽淮陽守有子學鄉校中
則叔文也因定交叔文好古博雅其經術論議在
漢儒中其詩文類唐人而其清談閑遠不犯世故
則晉阮向流也居歲餘而別間五年相遇於盱眙
飲南山中數日時叔文方壯浩然已有遺世深隱
之意矣後八年補之教授北京以書來曰戢不復

仕然嘗爲本朝將相九十二人者傳異時觀焉知
哉非白首無意於世者補之慨然惜之又九年補
之佐淮南其子憲臣來曰憲臣不天我君四十有
七歲而歿且瞑不亂撫憲臣曰吾死不遇命也故
人晁子汝臣源矣則求紙爲一幅書以與補之訣
曰哉不孝親未葬而死恐兒輩不能棄骨原野尚
畀從九京之游則願以二銘累矣補之失聲而泣
曰嗟乎吾先子知叔文叔文辱交我乃哭諸先子
之廟爲詩以弔之而受其託後補之得罪又七年

還朝而叔文與其親皆葬四年矣乃銘而藏之其
塋中叔文共城人祕閣校理司封員外郎俛之子
母壽光縣君徐氏而祕閣君博學無不窺爲時通
儒其世家行事自有銘叔文爲童兒不戲弄默而
好息手未嘗釋卷祕閣君固已奇之矣及長盡傳
祕閣君之業於當時之文不學而能然喜詞賦篆
刻甚工嘗以進士舉有司繼丁徐夫人祕閣君憂
而朝廷亦廢詞賦以新經義取士叔文曰此非吾
所傳於師而能者也且親歿何以仕爲因盡屏幼

學反共城自號蘇門居士閉關却埽益涵肆詩書
百氏爲文章家故藏書萬卷集古今石刻又千卷
盡陳諸左右而榜其堂曰琬琰翰林學士眉山蘇
先生爲書之一時名士皆爲賦詩而叔文益遠絕
世利惟恐蓬華之不淡矣或勸之出則笑曰此室
殊無塵土氣然晚尤篤學長於論議至古今成敗
得失因革廢置皆淡思而默識之近於可用而叔
文不自以爲用也哲宗卽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叔
文始一上書不召後其事頗施行而叔文死矣元

祐六年十一月甲子也葬以紹聖五年二月甲子
而地則共城縣之楊閭管從祕閣君兆也有文集
十卷二府拜罷錄二卷大臣家譜二卷續衣冠盛
事圖一卷而九十二人者之傳方屬藁將就憲臣
寫之以備太史氏擇焉夫人元氏比部員外郎若
息女四男子憲臣應臣舉進士其伯與季天二女
子長嫁同郡劉某其季天銘曰

管莊生有言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吾嘗以爲不然
然世有聰明好德甚藝而賢或不偶而顛而盜跖

膾人之肉聚黨數千將天眇夫腥腐之饗而嗇乎
昭晰之傳尚何憾耶尚何憾耶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七卷

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朝奉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朝請郎王君墓誌銘

仙源縣君趙氏墓誌銘

壽昌縣君晁氏墓誌銘

刑部侍郎杜公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崔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七

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公諱端仁字堯民世家開封後徙鉅野贈工部侍郎諱迪之曾孫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而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諱仲參之子也母公孫氏濟南郡太君公兒童知學問如成人通易春秋洞達世務尤妙於詞賦擘然為山東名進士再從鄉書皆舉首聲動京師翰林學士滕甫知制誥邵必見其試

文而驚時英宗諒陰罷臨軒遂由別試第二擢甲
科而公文實第一以宋渙知名太學而躋焉場屋
洵洵爲不平初調常州司理叅軍聽決明甚嘗以
事請逮宜興豪守王說長者吏蓋豪狀白卽訊公
聞走詣說告所以逮者吏猶白檄已去公怒叱吏
曰檄固守出守改檄不可耶卒逮之說由是知公
前守陳襄大興學爲東南冠至是公以掾兼廩食
事而士從公講授常數百人丁銀青憂銀青精吏
道卹民隱初通判舒州上書言馬當山羅刹石之

險請鑿秋口浦樅陽渠以避之報可而沒公護喪
浮江會王荆公在金陵遽往請銘荆公一見而知
之又荆公嘗佐舒其事蓋咎所欲興而不果者也
爲作銘特詳銀青因益顯免喪調壽光縣主簿帥
清獻趙公抃未入境卽以學官薦之時熙寧四年
也初遣使察訪諸路而京東以命鄧潤甫呂升卿
兩人素非知公亦首辟之旣見乃知出荆公意也
然公詳重論數不合故已事不遷久之以定陶丞
爲兵部主簿改著作佐郎充河北糴使司句當公

事遷祕書丞初修官制預討論者皆一時文學士而公在選中時尚書右丞黃公履爲御史中丞又以御史薦公旣召對而宰相王歧公以姻嫌罷之然公資抗直喜事人亦畏其在言責者會再遣使高麗議以公爲書狀官往見歧公未及語歧公曰豈以母老憚海行乎還朝爲館職有故事矣公曰非爲是也顧事有細而繫國體者頃豐稷嘗以此官往矣高麗使者欲令稷庭謁稷不肯使者雖降揖而竟不客之時稷猶選人也今用朝臣往見其

國主固客也而其使者欲不客之可乎願蘊此儀卽往歧公難之而止除太僕丞丁濟南憂免喪充廣濟河輦運而局在鉅野日從親舊宴語殫其俸爲食飲費廣濟輸穀羨應賞不自列改提舉河北便糴糧草計辨如廣濟時又改提舉江淮鑄錢事以遠丐罷得知沂州治尚安靜前此民或不知吾守誰何而公治近民至耕夫牧兒皆能言吾守晁公或圖其像藏之考課以最聞召對便殿哲宗迎語曰是嘗與呂大防爭河北事者耶公徐對曰臣

嘗任河北便糴尚書省以白劄子改鈔法此臣職事且干邊計故嘗論列而止非與大防爭也因復從容論時事得失哲宗皆嘉納復以爲提舉河北常平等事代還執政曰積粟充然不按吏何也公對以職在農役不敢以是爲先執政不悅乃知壽州又改知曹州考課復第一上以彰信節度卽位吏民爭言吾軍上龍潛地皆求貢覲非常恩以是動公公曰吾以守臣恩任子非常矣公等自爲之乃獨以上在邸時諭戒吏民之語刻石上之詔改

興仁軍焉故人子得疾京師殆語僕曰以我之曹南晁守及境而死吏白應視屍公不許而爲治喪還其家召爲金部郎中會常計句隱伏出餘羸號稱職而論事正色數不屈其長適有江淮使者來見之愕然私謂曰郎中啓事尚書乃爾耶公曰人復有憊如我者乎卽上章求去改主客郎中而公又不願畱乃知徐州改襄州蔡州皆未行偶執政有不合而罷者宰相疑其異已故數徙公而公故倦游對客時誦淵明歸去來詞浩然無意於世矣

俄乞致仕得請而公亦感疾以崇寧元年七月丁亥終于家年六十有八卽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濟州任城縣之魚山自佐著作九遷爲朝請大夫勳柱國服五品娶葉氏錢唐縣君前卒五子損之堯州龔丘縣主簿泰之單州城武縣主簿謙之太廟齋郎其第二子臨之第四子渙之蚤卒渙之幼奇警公痛傷之一女適單州單父縣主簿李公濟孫男八人公美公善公序公瑾公儀公琬公惠公琰孫女四人長適曹南董桂次適同郡李相如次適

富春孫尚賢幼在室公事親孝豈弟老於文學以糾宗睦族爲志不設機械而喜導人於善人亦多愛之其亾鄉黨皆爲之流涕焉有易論十卷文集十卷而於易尤致志其說七日來復八月有凶義特妙詞多不載初公少日與今尚書右丞范公純禮俱學許昌又與故門下侍郎李公清臣相從毗陵皆厚善范公與其善論事李公嘗謂其不媿屋漏者兩公同時秉政而公爲郎終不倚以進豈非賢哉江南黃庭堅有美名尤厚公其詩曰慇勤均

骨肉四海一堯民黃亦不安與人者也銘曰
楚人有言何方圓之能周孰異道而相安蓋不齊
者物之情而齊之實難士有志業所斲者時豈無
其時從古異施往追吾亾歧又有歧捨旃勿從則
又後之公逢世治童冠有聞欲任士責以其一身
譬彼大木工師旣求斲而小之則惟匠尤中和之
行果達之才濟以其學文詞孔偕召而罷之時則
有命去彼取此惟恬不競惟恬不競能樂若此不
施其邦亦施其里彼汙得志惟厚爾顏我忱不忤

有魚彼山

朝奉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陳媯姓舜後滿始封陳至完有齊其裔徙泉州仙
游者曰郁有文學事王審知爲諫議大夫郁生榮
緒以勇名福州歸於錢氏而儂爲東府安撫使治
福州奏榮緒司馬復徙明州象山世亂子孫因不
仕而其四世孫曰大雅工爲詩而甚好義嘗舍逆
旅遇之遠官病墜死者倒囊濟之畱閱月病者去
迺去尤爲清憲趙公抃所知而年八十有八竟不

用用鍾其慶於君以君登朝累遷通直郎配丁氏封仙源縣君繼劉氏封仁壽縣君而仙源實生君君諱輔字安國四歲喪仙源哀慕如成人七歲誦書百卷能爲人言其意中嘉祐二年進士第授校書郎司理濱州部使者郡守爭欲出已門下遷義烏令尉王錫輕且專一日無罪鞭其隸十輩皆不服譁然欲起君聞往候錫徐數隸罪收去錫曰微君殆不濟雙林傳大士道場歲輸供至二百萬緡提點刑獄元積中欲盡以助公君持不可猶取七

十萬然雙林賴是不爲墟民有以財雄其里中私貨禁物者君忽出令曰往某民室取某物幾何民不得逃物若合契咸以爲神秦固監兵潤州其子勉君妹之壻也勉死家常有怪擾人會君道潤止固家三日闐然君適登舟怪已復遷忠武軍推官知武當縣縣瀕漢數潰隄君教民以大竹絡石爲岸高五丈方冬下之明年水至無患武當山有諸葛孔明廟俗以清明數百人爲社祠神以侈相夸或格鬪死君因其俗加約束爭爲衰改著作佐郎

知安吉縣歲飢籍富家出粟食流民所活以千計
將代民詣郡及使者言古之循吏所去見息我曹
於陳君不待去而息息其將去而不樂也使者知
其才命攝華亭且俾求前令張若濟罪君不願使
者怒徙攝壽昌日與其僚飲酒尋山水作詩百篇
率以縣小爲官樂冠之時王介守湖請使者曰安
吉不可以無陳君也迺得歸道聞其繫囚衆以旦
至邑遽閱牘有競渡毆人死至繫百人者且情得
矣卽械應法者于州餘悉遣至莫庭爲虛人謹舞

天目山水漑一邑其附山六鄉爲防專利而下二
十一鄉請決隄主簿劉壽視之千餘人擁壽鬪隄
下壽走還君徐以他事至旁佛舍召六鄉老人諭
散之與約決隄三日慰二十一鄉民老人唯爭趨
令而溪悍猛旣決則三日不能復下鄉用穰朝廷
初以七十五等定家業均役錢使者屬君立浙西
法而翰林沈公括方察訪二浙遽言于朝挽與俱
遂推其法浙東部使者交薦監杭州市易務兼市
舶司以勞遷祕書丞太常博士服五品差通判信

州未行丞相蘇公頌方尹開封引以知左軍巡判
官事又差通判揚州或欲穿渠龜山南徑洪澤以
避淮波者疑下有石不可鑿使者復屬君君言可
鑿渠成民便之遷屯田員外郎改朝奉郎管句京
東排岸司時托西疆又擢通判秦州未行權度支
且用矣會有以君揚州釋寄杖事爲言者由是罷
去拘催兩浙市易貸錢繼丁仁壽通直憂服除管
句成都府轉運司文字有飛語并研令申宗道取
井戶金會宗道在府使者遽遣搜橐得金盛怒欲

自掠訊君言匿名書勿治而金何必井戶物苟未
白以屬吏可也後所司言金有從來王子文霍唐
臣張堯士趙袞以治郡亾狀得罪詔大中大夫以
上以歲舉堪知州一員今門下侍郎許公將首以
君應詔差知邛州事丞相呂公大防范公純仁亦
寢知君復欲用矣會君以疾致仕元祐四年十一
月庚午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縣某原娶張氏德
安縣君有淑德先君二年卒二子琦瀛州推官知
臨江軍錄事叅軍秘舉進士志藝甚修而琦問學

有才智幹其蠱者也三女嫁朝請郎曹易西頭供
奉官曹暄左侍禁曹習而習妻蚤卒孫男伯羣仲
寔女一人君爲人豈弟敏彊會親族喜賓客輕財
重義胸中洞然少貧賤刻意於學夜不寢牀置足
水中以警寐故蚤以文辭有場屋聲東明劉溫奇
之使其子槩等師焉槩後試禮部第一知名云銘
曰

以此其志則無不可成也命不與期以此其才則
無不可能也位不得爲何以信此於時耶曰有大
君子者數人焉皆知之君尚何悲

朝請郎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元字舜弼其先大名莘人也尚書兵部
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諱祐曾祖
也尚書兵部郎中贈太尉諱某祖也通議大夫贈
正議大夫諱端考也正議前夫人李氏文安郡君
後夫人李氏華原郡君而君文安出也王得姓於
周大於漢迄今多公輔顯人而大丞相魏國文正
公諱旦道德忠義勳在王室爲本朝第一故家城

東民慕而不姓之曰城東太尉公之從祖也其子
孫蟬聯珪組文學政事直諒多聞隱然爲國名臣
者往往而出相望也而君幼讀書業進士以世父
天章閣待制諱質任爲郊社齋郎再爲主簿蔡氏
醴泉年尚幼卽以才稱故樞密副使辭公向轉運
陝西首薦其能監鎮戎軍折博務鎮戎當虜要路
交易夥它郡嘉祐末以鈔法害之逮君領事入復
羨以勞擢大理評事知唐縣事神宗卽位遷光祿
丞又遷大理丞充德清軍使兼知清豐縣事清豐

介澶魏戎使往來之道故頃錫軍名以爲重而部
使者不察議撤其額君爲言朝廷本所以命此今
不可易之意使者爲沮止而君亦不嫌忤其意也
浮屠甲者與婦人忿夜懷甕入其室折婦人足而
婦人倉卒不知誰何也君陰訊其故物色而擒之
甲伏其罪人以爲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熙寧中
安南用師爲江淮荆湖六路計置點檢催促軍器
時平久東南兵備尤弛戎器取充數而已方事急
詔大臣擇才吏以往而君用樞密府薦云水浮陸

轉軍興得不乏以勞減磨勘月日賜五品服監在京倉遷殿中丞改奉議郎爲國子監主簿遷承議郎哲宗卽位遷朝奉郎通判應天府事以親老不赴改監左藏北庫遷朝散郎又監元豐庫繼遭正議華原喪服除廼以朝請郎知澤州事始至擒衣冠子之尤無良者數輩寘諸法城中大聳父老憂其去也數十百人詣使者願畱會歲旱躬禱于桑林旣還卽雨而犯暑得疾遂不起紹聖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九初君之罷清豐也當塗知

其可用矣顧正議華原春秋高不可去定省卽求筦庫閑局蓋家居二十年不外遷或勞之君曰吾以華髮奉親膝樂甚去此九遷不願也其侍親疾晝夜不解帶其庶乎傳所謂以愛孝者非耶爲人敦厚疏通不設町畦博綜技藝有家集十卷所游多一時君子長者娶趙氏仙源縣君再娶晁氏壽昌縣君仙源前君葬十一年矣初君愛其弟大理丞忖忖之亾窆近仙源卜者曰不利於君君曰我且死不可以遠吾弟也卒不改嗚呼難矣男六人

日毅朝散郎曰坦將作監主簿曰發曰通曰穀曰
穀坦通皆蚤世而毅號能吏累贈君左朝議大夫
發穀穀皆舉進士自立女長適霸州判官劉唐欽
次適進士焦禧次適率府率宗室子颿次適下蔡
丞李士表次適西頭供奉官賈佾次適襄州推官
皇甫侁孫十一人其名在晁夫人之誌將以崇寧
四年十月癸酉葬于開封縣大邊村之原從晉公
兆也毅以壽昌君於補之爲從姑知君詳來求銘
銘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民社稷其施如此有賢朝
議生于大家積善之蘊粵忱不華爲親忘寵居二
十年以弟愛故卜違不遷是亦爲政云胡不然魏
公之封名則可大惟原大邊名亦斯在何以似之
惟餘慶吾賴

仙源縣君趙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公諱元之夫人趙氏開
封府開封縣人叅知政事諱安仁之孫司農少卿
諱慎微之女生十六年歸王氏以德容稱王氏故

丞相家姙黨數百而夫人亦名家女以妙齡執婦道事尊章睦妯娒撫幼卑咸適閨門愛譽無間言舅正議姑華原君年已高而華原又多疾皆意安夫人華原非夫人所和藥不御食必夫人視甘酸節乃饗或通管候轉側涉旬不捨匱悅因以得疾而忍不言也華原愛其季女夫人能奉其欲無不至人以為難焉嘉祐八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時朝議官鎮戎正議華原聞訃哭之慟後朝議通籍乃追封仙源縣君男六人毅坦發通穀穀毅今為朝散郎號才吏幹其蠱者也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葬朝議于開封之大邊村以夫人祔銘曰

十六而嫁在歸妹卦抑長非娣亦良其袂三十以亾在爻能常常德不凶從一而終居為淑女行為令婦亦可以無負矣

壽昌縣君晁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君諱元之夫人晁氏開封府開封人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贈金紫

光祿大夫諱仲衍之女也妣潁川郡夫人王氏朝議前夫人仙源縣君趙氏而夫人爲繼室晁氏自文元公以道德文章爲世儀範而文莊公以忠亮位丞弼家聲燁然夫人恭順懿和爲晁氏賢女王氏令婦舅正議姑華原君春秋高朝議以親養從冷局二十年夫人躬儉素以致甘旨溫毳舅姑安之族人以其久而不倦爲難也累封壽昌縣君元祐八年三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三男曰毅朝散郎曰發曰穀曰轍皆進士餘蚤卒見於朝議仙

源之誌云孫十二人仿蚤卒僕休伋侁儼普博冠隆降毅等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葬朝議於開封之大邊村以夫人祔銘曰
惟晁與王家大名澶文正文元卿士蟬聯以元宗女嬪正裔子生宜其家沒有後祉亦可以爲榮矣

刑部侍郎杜公墓誌銘

公杜氏諱絃字君章京兆萬年人後徙濮州鄆城曾祖尚書司封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贈刑部侍郎諱堯臣妣永安縣太君馬氏繼萬年縣太君馬

氏祖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曾妣
彭城縣太君劉氏考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諱彭
壽妣太寧郡夫人朱氏公少穎邁知自彊於學問
一上中進士第調涇州司法叅軍丁朱夫人憂服
除爲永年縣令歲飢民將徙公悉召父老語曰令
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畱能使汝無飢民喜曰如令
言尚何行迺悉與印券使貸於兼并家約歲豐償
卽不貸若償不如約令能治之於是民咸得食無
徙者會明年稔民德公皆先期償時熙寧二年也

神宗方側席異才卽召爲大理寺詳斷官兼刪定
編敕改大理丞權樞密院宣旨庫檢用官未幾擢
權判尚書刑部丁特進憂服除遷太子中允檢詳
樞密院刑房文字兼修武經要略詳定將官敕又
提舉晉汾州義勇保甲嘗從容對上曰陛下寓兵
於農臣愚不足以知然臣有不能默者因條十餘
事上初未俞後卒知公兼判尚書兵部兼提舉樞
密院宣旨庫遷太常丞復以職事對翊日上語宰
相曰杜紘論事明白朕甚嘉之然未果用也鄉人

前貴溪丞馬隨來調京師病逆旅且死公聞往視
卽載與歸召醫冀全之隨病卒公哭之哀爲治喪
第中或以爲嫌不卹也擢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提
舉中書制敕庫兼修羣牧司騏驎院敕復權判刑
部奏事面賜服銀緋每議獄必傳經以決先是民
間女幼許嫁未行而養諸壻氏者曰養婦曾有殺
養婦以誣人者吏議如婚法公曰禮婦三月而廟
見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故
律謂定婚夫犯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其未成婦

則禮律之所有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懦
不行法輒以疑讞且非殺人則可殺人而以疑讞
是縱民爲殺之道也管羊舌職曰善人在上則國
無幸民荀卿陳王道之本亦曰民無幸生夫爲政
而下數幸欲盜之奔秦難矣請治妄讞者不從差
接送伴北朝正旦使改奉議郎除刑部郎中蔡輿
幸省遷承議郎哲宗卽位遷朝奉郎又遷朝散郎
爲夏國母梁氏祭奠使時戎初修貢入其國禮猶
倨迓者衣毛裘邀王人以朝服覲設王人座蒙以

黷且不跪受詔公持不可戎猶自若公曰天王以國母喪遣赴甚厚今不可以不如禮戎懼悉從公言差詳定元豐赦令格式又差按成都等路茶事以修書不行會夏國以汎使來請復土疆又差公押伴而使者欲入見自有所陳公遽止之使者語頗不遜公念初不之制且生事卽謂曰國主奏乞具在表章回詔必自有旨揮况此大事也朝廷豈因使人口語便爲可否乎隨語隨折之意小屈畢見不復敢言擢右司郎中俄遷大理卿又論元祐

德音赦文鬪殺情輕減等今寺議一切以減等法從事雖朝廷不以爲然吏猶守此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焉德在上也今使朝廷持殺有司主德君臣之職於是乎紊疏上不報時邊臣襲鬼章青宜結生致闕下詔公鞠問公習知戎情雖黠不能隱故其國中詭計悉得上甚說遷朝請郎丐外官除直祕閣知齊州治尚寬厚不設鈎距町畦崇善良別材能人親附之然遇事濬發故小人亦嚴憚凡訟者必呼使前爲一

二別白欺者輒按牒語之曰汝情若是吾知之矣
不願竟者亟去太守恕亦不汝窮也欺者卽以手
加顙拜而走人以爲神徙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
撫司公事治如齊人尤愛之復召爲大理卿因言
唐鄧土曠可積穀陝西常窘兵食若養兵唐鄧間
以備西戍徑商於距邊略與陝西內州軍道里等
平土易運用以飛輓利甚博事下本道議者不達
遂寢擢權刑部侍郎賜服金紫復丐外官除集賢
殿修撰充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先是歲轉東南

粟給京師蓋七百萬石吏習於無事弊日積公盡
條上之事頗施行又言京東河北飢卽轉淮南米
振之清河歲涸輸常後不惟名惠實費又并受其
弊可別爲淺脚船隸京東轉運司而俾發運司歲
以諸路上供錢和糴無問豐歉以淺脚綱輸京東
沿流倉積之并待河北緩急之須豐則使兩路償
如直不行改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司公事汶
號難治繫囚至三百人或歲餘未決者公下車旬
日剖判立盡屬令趨府持其縣之疑事請卽書尾

曰如是如是情法皆當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吏
伏聽命取充員而已再召爲刑部侍郎或言公守
齊時嘗坐有司失入人死罪命遽寢復知鄆州一
夕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且爲變者城中大恐
俄而草場白晝火幟中一事也衆益洵或請大索
公笑曰賊計正在此冀因吾洵迺發爾奈何墮其
計中諸公第默吾知其無能爲也久之獲盜殺防
送卒者驗之姦民馬安上等爲此遂伏誅因急治
境中盜盡得其囊橐姓名榜購之盜不得容皆遁

去復徙知鄧州老稚扶攜迎於道相語曰我舊使
君也請爲公立生祠不行改差知應天府兼南京
畱守司公事感疾卒元符元年八月十二日也以
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葬于開封府祥符縣臨黃村
之原前夫人耿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朱氏長安縣
君子欽益前襄邑縣主簿欽晏尚幼女長適前澶
州司理叅軍韓璉次適新單州錄事叅軍王檻次
適承事郎知韓城縣事張秩秩妻蚤卒公性至孝
親喪毀瘠過禮與伯兄修撰公俱知名謂之二杜

閨門主恩而嚴事修撰公加於人數等修撰公訃至時在汶上哭曰兄教我成我今亾不得臨死不瞑矣會以貳卿召而其孤開適奉柩歸葬祥符迎于國門哀動路人旣事之明日會復還汶人或以爲善兄弟所感云開奉寡嫂寄潁昌公悉俸錢給之三當任子再以與其兄之子欽舜及兄之孫君溥而君溥者欽舜之孤也或謂公自有子若孫奈何公曰君恩當以長幼爲序故逮公沒而次子一孫俱未命焉公爲人清慎而中曠達不寘纖毫與

人傾倒無不可而至發於事則毅然不可干以私好酒不能劇飲而客至欣然與同醉醒喜山水爲州有勝處必造行遇蟠木巨石必下取酒使客自酌悠然遐想無復軒冕意好讀書雖老不倦尤長于禮經好擅弓文常倣其語法顧喜論兵而未嘗試也詩辭贍麗尚氣格至表章述事與書記尤翩翩也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卷易說數十篇旣屢修敕令嘗言配隸與編管太密祥符中其科四十有六後稍益至三百四十有餘科人得自新者寡

因悉裁其法蓋省四百二十有餘科初公請治讞減者論有司主德非是人皆以爲深至是人更以爲恕云銘曰

於昭神考文王之文亦不已思皇熙寧秉文之德此多士如川之增則不可旣遺其嗣展也杜侯奮熙寧初爲已試宜卿常伯時周士貴惟其似下猶于張龔黃愛人漢循吏其身不競以篤斯祉其在世

奉議郎致仕崔君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博陵崔君承之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卒未葬也其孤禮來求銘曰我先君生十歲我大父母下世自傷其提孩孤也號泣三年廼日夜自學問如其親之存用以成人得科名旣宦不偶卽解其印紱去閒居讀書勸鄉人爲善以壽終魯人高之咸謂其君子且知止其生而不遭命也其歿而不傳則禮實不肯穫也禮爲亭殯側名亭曰罔極春秋祭祀哭亭上惟慢葬是懼敢以是私於下執事補之曰孝哉自補之初偕鄉書竊好與魯

諸生學士游嘗已聞崔君賢迺敘而銘之君諱貺承之字也齊丁公伋之裔食采於崔者漢以來蓋蕃故有雙邨寓金東西南祖中祖別派而博陵清河之崔最顯後散處四方自唐初修氏族志猶第一而君曾大父廷溫隱居安平安蓋唐志博陵齋然不知何祖出也避胡南徙瑕丘廷溫生繼榮贈大理寺丞繼榮生子良贈朝奉大夫君考也大夫與其兄之子知侍御史雜事暨俱進士起家大中祥符間至君世其科則嘉祐二年也而瑕丘之

崔始大君初調沂州司理叅軍再調陳州司法叅軍咸以能稱用舉者遷全椒令又稱治考滿不遷喟然嘆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此故吾家斯立在藍田時語也吾又倦游土息安能如丞屈於不已知漫不省事卽謝病去以祕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於時年六十也其掾沂州使者檄按士東武東武士豪喜構塲屋訟異時主司畢事出或遮道問誰何不合或裂榜相詬詆主司恐爲中夕張氏名州遣衛迺得去人語君故君不卹將出關戶衆洶而

前開堂下索榜君徐語吏示之曰某第一某次咸相顧若厭者君卽命冠帶騎而去而所取第一者後貴爲宰相則故趙公挺之也其掾陳州守侍讀范公鎮最厚君君議法多附經平反范公大儒春許可察君知書長者欲奏使教授諸王宮君辭寒士不足範宗室貴者范公歎賞廼以治劇薦之其令全椒以其家居諄諄語其子弟者語其民使知孝悌力田相親睦故訟少盜衰初君常自痛祿不及親旣告休以恩遷奉議郎勳飛騎尉服五品累

贈其考秩大夫妣任氏金華縣太君因愀然語人曰吾無它時捧檄歡今幸以登朝貫往者哭告吾考妣墓不恨矣配馬氏仙源縣君繼時氏旌德縣君皆前卒三男子禮藻禔皆舉進士藻前卒二女子歸孔燮孔殼燮趙州司理叅軍殼進士諸孫男女十四人卒後八年大觀元年閏十月壬寅葬兗州龔丘縣萬歲鄉之三埠村其先塋之南君爲人敏達莊重言行不欺爲鄉閭所推許其學喜言經工爲詩賦蚤有名譽所嚴事徂徠石介善姜潛顏

復皆魯儒知名士與相切磋論議又自以其學教授子孫族人率有名第修立家故饒裕而澹泊無聲技娛貧無食病無醫藥死不能葬者皆從君甚有恩杜門蕭散忘懷得失年八十五廼歿故魯人高之以此補之嘗謂士之奔競始於尚科舉唐以來士相教語曰速化俗貫習久不復止童子足始踐場屋則增其年曰可蚤入仕稍長則更損焉曰休老尚可引歲月如君蚤棄事家居二十五年死而曰不恨補之不能知天下之遠何如此吾東州所未有何必它奇節異行然後爲賢徒使人相謂知止亦足以愧窘拘之士什伯矣是宜銘銘曰道何必遠入孝出悌可以爲宗族師藝何必多餘力學文可以爲一世資惠何必及天下修之身可以爲政事施其大旣師其小亦施抑八十五而歿其又何悲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八卷

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晁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趙君墓誌銘

永寧縣君李氏墓誌銘

進士杜君墓誌銘

進士閻君墓誌銘

夫人閻氏墓誌銘

右通直郎楊君墓誌銘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

并序

單父主簿單君墓誌銘

水寧澤君墓誌銘

燕中書省書寫

華州府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八

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晁君墓誌銘

府君晁氏諱端中字元升漢大夫錯之後後家開

封又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贈吏部尚書

諱宗簡之孫尚書庫部員外郎通判鳳翔府諱仲

偃之子庫部前夫人許氏後夫人劉氏而府君劉

夫人出也封長壽縣君府君生警悟好書十歲能

為古詩草聖奇異庫部尤鍾念其失怙恃也年始

十五矣人意其幼驕而難其驟處約也而府君悲哀折節如故寒生間關自力竟爲東方名進士而文辭雅不追世好故累上廼中第初調趙州平棘尉盜去境民安堵遷雄州防禦推官知潁州沈丘縣事將行而以疾卒享年五十元符三年四月庚子也卽其年五月辛酉合祔於任城縣呂村魚山前夫人胡氏之宄胡氏知書能詩先府君沒二十二年矣繼夫人閻丘氏淑慎宜其家二男三女男保之付之皆舉進士自立女尚幼府君爲人豈弟

卑以自牧而侗儻尚義不事小節文史筆墨之玩甚於嗜欲好酒喜山水嘗誦李白語曰偶乘扁舟一日千里忽遇勝景終年不移人亦以爲近與人交傾倒無不盡仕宦作業得少爲足類馬少游之爲人詩文草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江南黃庭堅嘗見其所作而歎曰永懷而善怨蔚然類騷庭堅未嘗以此許人也其在平棘守李陶作樓於浚之陽府君賦焉陶刻石樓上後補之見之曰賦雖小道然屈宋遠矣文詞之芳潤至相如子雲而極左

張厯厯乎蘄富而更窘曹植欲返其波瀾而不能也
涑陽樓之作有心哉漢之上乎若親見子雲不能
動人則補之之所不能知也府君補之之季父
少長同研席其銘府君不求諸人而補之自銘之
亦府君之志也銘曰

論世莫近於唐而唐以文侈何必其大者若郊島
焉傳矣目賤耳貴藍田之璞以爲塊東家尚爾而
况迺雄輩虎炳不玩以遠莫馴山雞鏡舞則惟近
人吁嗟吾季父以遠沒身雜蓀蔭以爲詞兮以慰
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兮則吾不旣已聞
尚遺此後昆

殿中侍御史趙君墓誌銘

君諱祐字壽臣其先趙州平棘縣人殿中丞諱符
之曾孫太常博士諱昉之孫而尚書都官郎中諱
盛之子也家世以財雄邊州國初北方用師博士
悉以家財助官軍逐寇趙人賴以全自都官始葬
磁州滏陽縣因家焉君幼警敏不戲弄稍長學通
洽中天聖五年進士第初調冀州司理考中囹圄

屢空改雍丘尉轉大理丞再知長垣臨邛二縣事
用舉者擢知威州事威近蠻苦侵剽君下令毋先
犯蠻蠻久感悅至相帥拜庭下遷殿中丞通判相
州事相守資政殿學士張公觀奇之曰廊廟具也
會改守鄆卽奏君通判鄆州遷太常博士時賈公
昌朝爲御史中丞言君方正擢監察御史彈劾不
撓仁宗眷待之言楊崇勳以恩舊位將相判成德
軍其子宗誨受民金崇勳因爲釋民罪事發崇勳
猶爲營奏旣逮捕宗誨崇勳又篡取之君言闕庭

至近崇勳恣橫如此臣聞制使李宗易有奏報繼
遣种世材就問崇勳但臥閤延制使入對不合鹵
莽臣請選使臣以禁近送崇勳就對念以其嘗官
樞庭務存大體猶望與一散秩許令致仕上淡然
之保州卒叛閉城拒守朝廷初遣中使招撫繼又
發兵攻討君言保塞近敵境偵邏日至今發兵速
破則謂我邊壘不固未下則謂我戰士無勇使遂
克之老幼魚肉帑廩灰燼可卹也又聞已遣樞密
副使富弼宣撫河北龍圖閣學士歐陽脩爲都轉

運使宜下弼脩倍道走城下曉諭歸順不可淹久
啓戎人窺覲之心生逆黨變詐之計或叛兵有邀
請亦務俛從事定自可裁剗上優納之而鄭公文
忠公卒平保州賈公爲參知政事君引嫌請外官
遂以監察御史知棣州事仍不廢言事俄遷殿中
侍御史與利除害州以治參知政事王公堯臣引
爲三司戶部判官恩得任子以與其弟禊補郊社
齋郎時虜通耗朝廷難奉使者假君朝散大夫守
太常少卿充接伴北朝國信使還經趙宴其族人

語曰終願復爲平棘人與族人處因以錢二百萬
爲貧者營產旣還遣視汴口陛辭上曰卿此行歸
當峻任卿而君得疾汴口旣還卒慶曆五年四月
六日也年四十有五上聞之歎息曰趙祐廼止此
問誰後者賈公以嗣子滋聞而有司白君遺奏不
應錄子上曰與太廟齋郎君平生以建明時事爲
已任言多爲民自佐郡爲州至官臺省內外如一
嘗疎決刑禁河北鞠獄陝西旣畢皆以其道所見
利疚聞凡切於事者六其一慶曆二年星變又春

大早上避殿寅畏敕寺觀爲道場齋醮事君言邊患未寧民力重因此聖慮所宜先軫者也佛老亦化民趨善然未聞遂以此荅天譴也其二河北配糴民粟至二百萬石民蓄穀盡籍加督責戶不聊生君言陳新未續恐穀翔貴轉致流亾民爲邦本不可忽也請俟秋成聽民自入粟其三京東水患令民各塹田畔以走水因其土爲防植本防上君言民田有多寡而塹深闊若一可施之廣不可施之狹請下田欲塹者從民便其四鄆州戶輸乾食

鹽錢

君言鹽錢名乾食者

但歲抄浮戶計丁配之皆里正鄰

伍專增損丁數又變輸絹若紬費數倍恐京東盡然請悉輸以錢以當預買直官入優民費省其五陝西推鹽較通商時民不爲便君言始改法盡收客鹽官買之已盡則必配民輦致或衙前督運多破產又戶無高下給食曆貧食主撮官不主撮買爲病請通商如舊其六陝西令戶運糧至延州保安軍又不許飛腳齎貨就糴其地君言陝虢以西米斗錢五百至六百此但輸直以五六穀價臣聞

沿邊入粟甚耗中都錢今解鹽以席計猶四百萬請入粟皆償鹽且稍潤之則遠民紓中都實事多施行君疎財尚義識吳公奎於嘗僚未有名時吳公從制舉爲空室給其資卒大顯韓魏公文潞公亦與游皆器之武功蘇子美以詩豪少所許可與唱和盈筭娶李氏封永寧縣君子滋終漢州錄事叅軍二女長適內殿崇班秦某次適宣德郎王定五孫崇厚崇烈崇德崇仁崇卞皆進士崇烈嘗舉禮部後以貢士垂釋褐卒崇仁崇卞皆天錄事君

以滄陽葬有河患改卜下邳之新安未及事而歿故崇厚崇德刻意能幹其蠱以大觀三年十月甲子舉君及永寧縣君之匱合葬於新安并舉錄事君以耐成其先之志也銘曰

惟天祚宋削平僭亂如舜禹升逮於仁宗休養生息文景致平其同亶時天爲生賢碩大光明庶尹百工亦罔不正可庸可承猗歟御史崛起平棘有直亮聲士欲愛君愛民爲本本固邦寧尚率爾祖毋壞爾成則後其興

永寧縣君李氏墓誌銘

故殿中侍御史趙君諱祐之夫人李氏鄴大姓如蜀程鄭氏夫人幼孤鞠於其叔父母年十八適御史君生一子漢州錄事叅軍滋也幼莊靚寡笑言御史亦少孤事母恪夫人不愛匿橐奉姑甘旨日夜勉御史以學御史立朝清白有內助焉累封永寧縣君姑老癯發胸間殆夫人吮癰出血信宿愈御史年四十有五而歿姑繼歿夫人哀痛墜死其二叔求異籍詐其資二百萬錄事君幼不能平夫

人止之曰無以累爾父鄉里賢之以熙寧某年月日卒二女五孫見御史誌孫崇厚崇德自滏陽舉御史之匱改窆于下邳之新安以夫人合葬銘曰生富侈躬淑靜嬪髦士勉以正姑曰孝與爲命或分財棄不競洵女子能力行寧爾後微厥慶

進士杜君墓誌銘

寬伯姓杜氏諱欽尚濮州鄆城人也杜氏固多賢而寬伯之高祖某官諱某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皆以文學政事顯於時杜氏始大而今爲宣

德郎詳定官制所檢討官曰純鄉人尤以爲賢而師之者實生寬伯寬伯爲人頎然而長質直且愿人以爲稱其家兒也補之十餘歲時先君爲補之言宣德君君子也若人乃可事之及補之長爲補之求配以爲莫良杜氏而補之所與奉先君祭祀者實於寬伯爲第二姊寬伯與補之游七年飲食起居不見其有過也讀書能知其意爲言語皆質直事親竭力不薄於其所厚與兄弟族人處竊竊然愛不能捨也元豐四年五月八日不幸感疾以

天年十九娶閻氏無子卜以十月某日葬於開封府祥符縣某村之原初寬伯疾亟補之入視挽補之衣泣曰恨不與吾姊別補之悲之寬伯孝弟人也銘曰

生而不壽無男子生莫毒斯而寬伯罹之求其所以至此極者不知其爲誰嗚呼已而

進士閻君墓誌銘

進士閻君蓋字天錫世鄆州人有諱寶者仕梁爲保義軍節度使後降晉晉以寶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胡柳之戰晉敗莊宗欲退保臨濮寶獨以謂梁兵窘感其情已見持不可卒逐梁軍寶沒封太原王逮周割鄆州之南邑爲濟州治鉅野故鉅野之閭皆寶後中散大夫光祿少卿諱貽慶君曾祖也楚州錄事叅軍諱化基祖也宣德郎致仕諱仲宣考也君生而茂良兒曹有志於學嘗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隨父官縉雲病其僻絕無與言乃自獻書其親願受業太學不以遠膝下故自暴以貽親憂乃孟子所說五不孝終身保不犯也其

詞踰千言至論死生窮達有命不敢借勢而欲速嗚呼是誠有志也然觀其詞汲汲若與日月競迭微猶茫然如不及者感慨異甚蓋居太學纔一年輿疾而歸卒於家其親念其平生言而痛之其族人見其勤苦而望其有成者惜之而鄉人之知其誠孝宜顯者以不盈而得害咸歎其不可知也有詩六十二篇率多志士幽隱良玉毀棄騏驥不棄冶容巧舌但悅兒女反掌凋謝之意寂寥可傷也娶趙氏大理評事某之女亦卒評事無子而女得

其父產以婦君甚厚宣德君謝事良窶因得以養
有餘則以分族人不私也子一人闔業進士亦愛
孝操心慮患欲不墮其先人之志甚恪女一人嫁
王應臣亦進士闔卜某年月日將葬君於磁州某
縣某鄉之原以君嘗與某游其求銘踰書五返而
益堅某既知君不得辭銘曰
梗柟豫章可成棟梁拱把而毀傷藜莠蓬蒿實害
嘉苗雨露以翹翹曰山虞老農之罪而山虞老農
不願其如是豈非命耶

夫人閻氏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充刑部詳覆官晁君諱端本之夫人
閻氏濟州鉅野人也考單州司戶叅軍贈宣德郎
諱德基蚤卒妣孝感縣太君張氏寡而材教其女
甚修士爭與婚故夫人年十九歸晁氏而大理君
復蚤世夫人恭儉守義族姍更賙之嘗從其兄今
奉議郎致仕仲約官江州因受道家籙逮補之爲
尚書郎及守河中也皆迎夫人以居而補之之以
太平觀食而居緡也夫人不果來崇寧二年六月

甲戌歿享年六十有五生七子皆不育一女嫁故集賢院學士杜公諱純之子承奉郎開又以產夭夫人由是得疾悲啼不捨榻竟以歿且瞑猶綱紀其後事不亂前此杜氏以其外孫君渥從始孩矣隨其柩而號行路傷之而大理君於補之爲叔父補之痛君之無祿也旣以歲甲子冬十月乙酉葬君魚山矣故夫人之亾十八日七月辛卯克祔于魚山之塋且嘗誓于大理君曰惟歲時薦享則先人之不肖子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墜於地則叔

父飲食如生今夫人之葬也言猶在我先祖先人尚聞之銘曰

生無以養旣養矣死無以葬旣葬矣抑富貴而多子相去乎此其能幾吁嗟夫人可寧止

右通直郎楊君墓誌銘

元祐八年二月戊辰右通直郎新通判河中府事楊君卒于家其孤若狀君行以抵其外兄晁補之而哭曰若不天我君志義宜承吾祖後光大我家以垂裕我不肖孤而位與年止此若念此痛於心

我君嘗言吾所與游衆而吾甥知吾志然則非外
兄誰銘尚慰我不肖孤補之哭曰自我爲兒時從
壽光夫人於外氏舅愛我厚導我於學甚恩竊不
自少謂舅才業可任重而迄不偶其敢嫌於戚以
沒舅美謹按楊氏系出弘農華陰漢興有喜爲郎
騎追項羽初封赤泉侯喜後有寶王莽時不應聘
蓋救黃雀山中而夜有童子致白環四云後當出
三公如此者實生震震有令德亦致三鱣之異震
生秉秉生賜賜生彪皆忠孝竟四世爲三公如童

子言雖其後分裂猶世多大人顯士非他姓比而
君諱某字節之世家單州成武自曾祖諱超以上
遭五代之亂遁逃不仕祖諱善基始徙濟州任城
以學術行義教授其鄉生二子爲郎累贈尚書刑
部侍郎而尚書比部郎中贈右朝議大夫諱早君
考也幼彊學事親孝慷慨有大志聲聞山東旣冠
以經明起家歷畿令州守數決大事疑獄不侮鰥
寡不畏彊禦有古循吏風顧喜言兵挽弓至一石
平居論議慕班超之爲人近臣亦屢以此言不果

試前夫人鄭氏先沒繼夫人向氏封福昌縣太君而君向出也故以其外祖父龍圖閣直學士傅式恩任郊社齋郎生警悟異甚年十六舉進士以高等薦卽知名尤爲吳申江淵諸生進名士所稱文采贍逸造端立語則破的驚人初調密州諸城主簿再舉進士又首薦不第遂盡屏其少所學益治經考古去華而居實矣諸城劇邑令以病不勝事去君承令乏吏少君君爲晦圭角調聊不遽吏稍縱因微得其宿姦狀盡置諸理一邑大駭時清獻

趙公抃方安撫青州亟言君才於朝又以吏事稱再調開封府襄邑縣尉初教保甲君行法不擾而辨歲終以其伍見庭下於旗弓矢甚整坐作甚習神宗喜又嘗有獲盜功應併賞卽擢大理評事諭執政與畿內大邑以觀其能而用它事忤當塗得知真州六合縣又左遷監荆南府酒轉運使趙鼎提點刑獄事周尹爭薦辟各欲爲已辦事者移監鄂州都作院改承事郎守朱壽昌數移疾輒以郡政屬君而幕府熟君名亦不以爲嫌也丁福昌憂

免喪知廬州慎縣江南俗喜訟而慎多豪右率以財陵其里人而屈之少忤則使其黨毆藉或擿其陰事于官無不至君發其尤無良者一人以徇訖其去無復以此至庭者有吏犯賅覺而當法輕君繩之急吏反賄民往誣君以事於戶部君爲不知者而民詞窮自歸君諭以誠釋之巡檢王軫嬖其親卒而御其下慘衆洶洶欲爲亂軫懼求解其官去君曰我在君無恐卽召軫所嬖懲之而喻安其衆衆不敢動軫用以全父老以謂自皇祐逮元豐

四十年纔兩令前李處厚後君也再知鄆州陽穀縣政如慎而滋有聲民以小忿夜與奴殺田客獄未竟會君薨出其人賂吏求去奴絕口因以奴病聞君已知之衛奴甚謹計不得逞卒伏辜有殺其鄰之子者尉視之類刀傷而得斧尸旁不可詰君獨陰使人探其篋得刀而藏之因語囚悉上汝家刀囚數其狀悉而諱篋中者君出刀示之曰此誰物也而不數卽叩頭請死轉運使范鍔每行部至境輒反其旆曰此故慎縣才令必刃有餘地也京

東多盜而陽穀接河朔君勸民以衣食之本盜爲
衰囹圄屢空吏無所措其手民相與謠曰吾邑有
難遇事十今令自爲令一也蓋歷數其能皆聞見
所無者吏雖初不便君旣束君法人人幸無過久
反自慶以謂令保我至此擢通判河中府未行一
日會其昆弟族人飲甚歡將休忽坐帷後瞑不語
家人就呼之逝矣享年五十一歷官宣義郎宣德
郎右通直郎勳武騎尉服五品娶錢氏丞相文僖
公惟演之孫而殿中丞曄之女封樂壽縣君有淑

德善於舅姑宜其家二子若鄉貢進士彊記而文
能幹其蠱者也草少卒一女未娉將以某年月日
葬於任城縣千秋鄉千秋里從朝議公之兆也君
忠信和裕孝於親生事死葬無愧者敬伯兄猶父
而鞠其嫠妹恩爲人風儀修整書畫妍楷談議脩
然晉王夷甫衛叔寶之流也至其居官有守遇事
剛果所至人受其惠則又人不可及者好書多所
觀覽而尤善易於文喜韓愈嘗道黃州以所爲詩
賦贅眉山蘇公公歎息爲文美之上卽位之初上

書言時事大槩欲久監司守令之任考百司課均坊市易捐牧地租略已施行初補之先君以文詞德義寬厚愛人有美名州閭人慕學之舅以童稚從先君先君固言舅少成矧補之壯長聞見如是懼不肖述事不能白矧曰敢以其昵私舅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桃李人且猶蹊其下如舅玉也不纒藉以奠諸廟而毀於積中是可以爲求者惜銘曰

天固不愛物不然何以鍾其美而與之不爲用以屈物固不自愛不然何以輕吾寶而喪之易所徇於外爰有至理是不自期繫厥所遭孰知妍媸彼玉而美而未始以爲美珉珉佩爾而玉亦不自謂其如桃李嗚呼舅氏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

并序

君張氏諱鼎字正之張氏得姓遠周宣王時有張仲春秋時有張老兩人最顯其後杜陵人張湯以法律取漢三公傳子安世至純凡七世侯蓋班固嘗言馮商稱湯與畱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又怪

漢興以來侯者百數而未有如富平久者意湯雖
酷烈以其推賢故有後而余嘗竊以謂畱侯豈特
其才智漢無雙而輔漢救民於亾秦虎狼塗炭之
中生息二百餘年事成廼倏然推而不居本其處
心使世果有辟穀不死之說非妄者如良乃當得
之而良死僅傳子不疑卽絕此不可知者及得商
所稱然後廼知湯之忒刻雖其達賢恐不足相補
而富平之所以久殆良祖以來君子長者之風故
迄今雖分裂微晦然張姓遍天下亦盛矣而君之

先蓋鄆州須城人自五代之亂累世隱居以孝稱
逮君曾祖始徙濟州鉅野而諱宗孺者君考也富
而好施以壅培其子讀書爲士君用勉礪有立初
泰山孫復家居傳經聲聞山東其一時貴人賢士
爭師之後仁宗召復居太學而君往執弟子禮因
盡得與其門人高第游受復春秋尊王說然猶以
取科名慰親意爲事而於時翰林鄭公獬滕公甫
塲屋聲藉甚亦與君厚廼以詩賦舉進士不中第
治其業益勤會其父病就養者累年因歎曰士遇

合有命若可以力挽取非命也遂不復措意尋遭
父喪茹蔬摧瘠自是益外名譽略威儀鄉人之賢
不肖善惡皆與之齒窮閭寒家慶弔必在雖塗潦
不棄曰無以見里之老人家故饒於財而奉養薄
不以饒故欲可侈而易其所聞於儒者也至賙人
之急則竭其力恐不逮故食客常滿堂嘗買田三
百畝以待宗黨之貧無歸者使葬且養焉歲凶出
粟數百斛食流殍所活以千計爲人寬厚坦夷喜
讀書樂善而好信鄉人有爭者至就平曲直勸譬

而去無不滿意此其身既不偶而退行之家一二
之大槩也母房氏有淑行老疾危甚君夜禱于庭
卽夢得期三年后如期亾人以爲孝誠所感云娶
許氏繼孫氏皆善其內事子一人仲原嘗以進士
舉禮部講肄有聞工爲詩溫恭樂義致客之多如
其先人五女嫁房經薄演高脩房之才程獻夫皆
同郡良士而經以明經獻夫以進士俱嘗預計偕
諸孫男女八人男紳詢績綱紹女長適進士翟光
弼餘二幼以元祐六年六月甲辰卒年六十有八

初君考以上皆葬鉅野之比干村而地多水君疾且草語仲原曰欲爲先人改卜今不能以爲恨汝無忘吾志則是吾不沒也仲原泣曰諾旣而卜任城縣之諫議鄉呂村吉廼遷其先柩及君與兩夫人之喪耐焉實元符二年九月某日也仲原與余兒曹俱學相好求銘管馬少游常哀其兄援慷慨有大志以謂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棄下澤車御款段馬使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且自苦爾而援後遭光武立功萬里之外光於竹帛亦可

以無憾而當其臥浪泊時至念少游平生語若不可得方余年少意援老憊志易不然何媿於少游者後余宦學四方無所成就旣未有援毫髮可以厭足加齒未若援老也而已非元龍上床之意從許君問舍之事不自知與前日之慮易然後益知少游達識果足以愧援而君亦優游耆艾無慕於世當易一爻不出戶庭无咎者以是銘君其誰曰不然銘曰

士生委質功業林匪學問意皆侈心使成烜赫固

莫任況事與志常嘔欬尾閭其損得蹄涔一羽之
徇捐千金少猶穎脫中悔侵念平生語安可尋但
自惡影忘息陰有良里士裂冠襟不與一世驅駸
駸高明之室有物臨取裁足爾吾良箴鉗輻于甕
惟久淫澹泊可守寧適今畏名勿取神所歆後枝
葉茂由根深

單父主簿單君墓誌銘

君諱拯字濟甫淮陽下邳人家故饒於財而祖翼
孝琇以樂誼好施聞琇生四子皆爲士而君結髮

游學蘄然兄弟間彊有力知恥爲文辭敏麗太學
諸生交譽之嘗四舉禮部不中同時流輩或蚤得
科名通顯獨潦倒庠校而志不屈年五十始中進
士第調登州文登萊州膠水二主簿困窮久閱義
理多知道以愛人爲本教民次之故所居官輒欲
行其志嘗攝令文登民有怒其子莫屏諸戶外者
旦視碎首而死其家疑鄰父執之鄰父不能自明
且具獄矣君疑不情夜就訊方泣稱冤遽破械出
之捕得其殺者一邑歡駭然君未始以爲功也沈

於銓選者二十年晚復調單州軍父縣主簿未至以疾卒大觀二年某月甲子也享年七十娶同里莊氏男許學問有立女二人適進士聶綸郭闢之以卒之年四月甲子葬于下邳縣某鄉之原君爲人豈弟尚氣遇事便發不藏宿怨怒故迂物而物不忌或戒以易言近悔自以義當出此不化也其家數世不異籍無親疎若一淮陽守龍圖閣學士趙公鹵欲上諸朝旌表之君辭曰此在民爲難於士爲常不敢以是微名旣仕不遇欲投紱去卽所居爲東齋呻吟論說其間悠然自得國子祭酒顏公復爲文以記之初其未冠游下邳君亦未壯平居學問相好也得罪家居一日君過門歡然道故意加篤夜踰半忽索馬去挽留之不可無幾何而聞其卒悲夫君尤與里人隴干令聶循矩善聶良士自言嘗從君學乃狀其行來聶謂君單姓官單州單父爲以歿與柳子厚死柳州事符雖戲論亦異矣銘曰

士生欲其志之成也家人欲其仕之榮也交游欲

其義之行也志雖卷然亦成仕雖屈然亦榮義雖不試然亦行所得在此所失在彼在此而得展余喜在彼而失匪余恥嗚呼賢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九卷

釋氏讚疏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讚

猪齒白化佛讚 并序

陳氏繡觀音舍利讚

畫入定僧讚

佛鑑大師語錄序

跋戒公疏後

荅指老別紙

無名庵銘

為居士
劉範作

脫黏庵銘

為陳元
老作

夢齋銘

為曇秀
師作

東皋子宴坐內誦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九

釋氏贊疏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贊

阿那婆婁吉底輸我觀世音本名號菩薩咎自禮
佛足憶念無數恒沙時有佛出號觀世音教我從
聞息修入無有一機非耳悟是故名為觀世音菩
薩藥彼佛威神與彼佛慧正齊等從聞入流初
所所入既寂相不生聞所聞盡覺亦無忽然超越
世出世獲大圓明二殊勝三十二應度衆生我一

其義之行也志雖卷然亦成仕雖屈然亦榮義雖不試然亦行所得在此所失在彼在此而得展余喜在彼而失匪余恥嗚呼賢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九卷

釋氏讚疏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讚

猪齒白化佛讚 并序

陳氏繡觀音舍利讚

畫入定僧讚

佛鑑大師語錄序

跋戒公疏後

荅指老別紙

無名庵銘 為居士
劉範作

脫黏庵銘 為陳元
老作

夢齋銘 為曇秀
師作

東皋子宴坐內誦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九

釋氏贊疏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贊

阿那婆婁吉底輸我觀世音本名號菩薩咎自禮
佛足憶念無數恒沙時有佛出號觀世音教我從
聞息修入無有一機非耳悟是故名為觀世音菩
薩棄彼佛威神與彼佛慧正齊等從聞入流初亾
所所入既寂相不生聞所聞盡覺亦無忽然超越
世出世獲大圓明二殊勝三十二應度衆生我一

名號與衆多恒沙諸佛等無異一首三首至百首
八萬四千爍迦羅二臂四臂目亦然惟無心能通
一切說一一呪一字義其音遍滿十方空悉知罪
性無從來是故名爲施無畏諸大菩薩阿羅漢亦
各自說初悟門文殊師利普宣揚讚觀世音爲第
一旋機反聞聞自性是佛一路涅槃門方便堪以
教阿難是故我今頭面禮弟子補之歷千劫循聲
流轉得飄零人天鬼獄無不搜乃今日逢甚深法
種微善根如芥許因緣會遇聞此言然我不斷三

業根云何得取無學證涕淚悲泣作是語大悲灌
頂開我頑我亦常得二殊祥一耳所聞一夢覩我
今日復爲衆說稽首菩薩在世間有海傍士族姓
賀三世妙續莊嚴相一貧女髮提魚筍晨朝過戶
言善哉汝善畫此觀世音見觀世音能識不若士
不悅因諍語汝安能識觀世音髮女忽化白衣僊
彼魚筍成百花筍愕然稱歎欲作禮菩薩與女恍
皆亾此但衣食爲善緣而已獲是感應力於今十
方普供養稽首賀氏觀世音又復我眷居河壩有

大比丘號覺海我從覺海求見性教我自問還自
磨我緣宿障未能證於覺海言不悟入繫心成勞
勞發腎悲魔入腑悲作狂夢觀世音奇特容而左
手端起猛焰於猛焰中有佛首滿月嚴淨而憂嘔
我時覺已自思惟將菩薩慈加護我無明毒火燒
佛性無嘔佛性佛無嘔爾時便得心清涼悲狂頓
消諸惱息未成念佛三昧果而已獲是境界祥於
今我在行住間稽首菩薩不思議我今爲衆說是
事聽者同我增善根亦復隨順文殊言讚聞思修

爲第一令汝離苦得解脫是經所說非我言未信
與信皆信持無子能背父母者弟子補之夙供養
與具信士弟子謹從佛方便作此緣或以文字或
財施妙甘棠林它山質以佛力故成旃檀刻此無
相慈威容觸光遇影成休復願補之謹先父母乘
此願力勝因緣在天修羅人非人乃至一切受生
處常聞菩薩救苦誓如海潮音震三千此音歷耳
報無邊於眠睡中而大覺願補之謹先父母乘此
願力勝因緣過去未來及現前所作諸因對復苦

譬蠶作繭龜藏六不知懺悔無脫時聞無畏施自
了知如劫波巾六結解願補之謔先父母亦復隨
順文殊言從觀世音耳門修決定入此三摩地願
我此一報身盡亦得瘞是勝因緣生菩薩處爲衆
生復得見我先父母以身力命報父母如虛空盡
無有時斷身口意不善根如維摩詰真懺悔汰除
砂質求佳饌心清淨故佛現前如餅撲落水散時
十方一切俱消殞普願幽顯諸大衆信與未信同
一音窮娑婆界稱南無如菩薩音震天地

豬齒白化佛贊

并序

豬齒白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喜縣
民職氏殺豬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
之狺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白中
得肉如拇色酣酣由醉玉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
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
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覩其事記于石以示補
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菩薩至不愛
頭目髓腦度人畜鬼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

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
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爲警此輩因懼生信令
諸闡提隳彌戾車於沸鑊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
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
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
心喜身躍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
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草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
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
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得一現

而乃獨動於職氏之豬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
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
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
氏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豬與劉氏所銜
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
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
見次第顯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
希奇與此文字辯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
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爲眷屬

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初夜援筆爲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

諸食肉形

鉤吻鋸牙

慘劇羅刹

如是一類

是彊非彊

業力所驅

啖彼養已

是遭食者

死已能生

反誅其償

如汝啖我

版築上下

無有盡時

此業甚深

佛所不度

牛馬草食

口方齒平

業淺易超

無對復苦

人非牛馬

齊貝瓠犀

食穀果蔬

形善應爾

云何不若

牛馬異生

無凶吻牙

而作鋒刃

鷹虎受報

形凶則然

人形佛形

而慘鷹虎

故死受報

甚於馬牛

我誦此言

普勸橫目

血入牙故

殺生不休

至人無心

同仁一視

視人如我

視豬如人

人自不知

是豬何等

或其前世

諸眷屬因

云何無明

日殺眷屬

刺心取血

血大窟流

揚湯燖毛

毛須彌聚

死者不捨

萬豬常隨

汝莫鼓刀

謂豬賤畜

是熱血裏

有丈六身

南無佛陀

南無僧佉

我不敢殺

諸佛現前

一切衆生

若飛若走

若潛若穴

小大妍媸

其血肉中

各具一佛

云何見佛

而欲鼓刀

汝欲殺豬

應作是念

剎賓國主

殺尊者時

未及捨刀

臂已墮落

白乳涌出

六種震驚

亦如此豬

腦破佛出

佛不在外

佛不在中

佛不在空

佛不在色

是豬不死

彼佛儼然

世分別心

自說人貴

謂羊豕業

本以供人

彼以業來

我何故受

受則羊豕

業歸我身

往有大豬

生不啖穢

食薄荷草

度羣業豬

菩薩威神

示入異類

汝自肉眼

何由識豬

藏汝之刀

莫加豬首

驚齒白肉

跏趺坐人

稽首世尊

在我齒白

我不敢慢

無豬無人

惟願現前

諸見聞者

如菩薩誓

念念勿疑

以此勝因

普薦三世

父母師長

若冤若親

化柔軟心

去毒害意

捨熱血汁

獲甘露漿

苦海悉乾

同一安隱

陳氏繡觀世舍利讚

信爲道元功德母

大方廣佛華嚴義

由堅固信生萬法

維舍利子名堅固

心無心中植此信

如地合種雨卽生

地猶有形種有差

薑不爲芋芋不薤

然以此兩一味故

無種種性一味生

况此無生法無差

從無盡藏來無自

或求不得不求得

得與不得不自知

是名不壞金剛幢

佛與衆生具此勝

我今稽首先讚佛

佛神耀力以無心

默良久頃按指時

海印生光地金色

是光與色爲實幻

謂實非有幻非無

以佛神力光色呈

是光色從佛心出

我今神力與佛等

如鼓不擊終不鳴

衆生身具一觀音

各現其身而說法

觀音常不離汝眼

而汝眼不見觀音

旃檀繡畫與紫金

無是觀音無非者

誰能信此不二義

當執緘縷如虛空

是堅固作海無邊

舍利生如海泡涌

非觀音力非爾力

如旱氣透雨自滂

或說菩薩妙吉祥

欲信衆生未信者

惟衆生以未信故

舍利從此不復生

闍提魁膾洒皿林

是堅固子皿中滿

投刀捨業拭面目

如熱病汗濺濺生

或說闍提身所無

是波旬說非佛說

我觀陳氏此殊勝

非出家女和合僧

一念圓成三業空

十方菩薩爲已伴

雲中金毛希有事

佛說作解受羣邪

常樂我淨亦佛言

決定義中無決定

我今頂禮菩薩足

善護念此陳氏慈

爲衆生作佛因緣

一浮囊濟大海水

畫入定僧贊

開眼見明

名爲見外

閉眼見暗

名爲見內

此二俱離

無諍三昧

彼上人者

難於酬對

佛鑑大師語錄序

佛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而以一音演說之故法法

皆心說說皆法半字滿字有離有解有假名字而

無一物四句百句千萬億句迺至不可說那由他

句其字有盡而義無窮始自四十二章西來而佛

書遍中國能言之類無以復加如經所說山河大

地皆是菩提瞪發勞相譬菩提心爲一大鏡而山

河大地一切衆生草木根牙之類皆清淨本然中

所現物故隨取隨用而其取其用皆不外吾鏡中

則其能以無心通達而一音演說字有盡而義無

窮能言之類無以加豈不以此哉然佛以無言言
故如刀畫水如空中鳥跡過不可尋而昧者欲求
畫於水求跡於空故觀一藏教如大海普雨而欲
以淺智悉數其滴至不可得則生迷悶於千萬億
句計常計斷見中見邊如步屈蟲腳移後躡前終
不得捨而曾不知反滴爲海則千萬億句畫亡而
跡失有大智人菩提達磨具佛知見憫此震旦爲
教所縛而來解之最初一語廓然無聖有求心了
不可得者卽以付之故面壁不立文字而一藏教

咸露無餘佛音人音鳥音獸音一切風水百物之
音是音皆說是說皆義乃至牆牖棟柱無說亦說
隨其根性使各悟入如是解脫無量之衆譬五百
比丘各有悟門言人人殊而佛告舍利弗以彼皆
正說無揀擇也粵有佛國禪師白公天衣懷公之
裔孫法雲秀公之嫡子提祖師印爲一切雄而佛
鑑大師惟仲又佛國之嫡子始從佛國悟庭柏義
卽師子吼盡眼色界隨類拈出物物皆金而佛國
故不作如是言佛鑑亦不作如是解也或舉庭柏

義問者則曰莫謗我師然青青滿前用亦不盡旣往金山龍游道場皇帝數遣使降香學者雲集震于江南會補之至金山師傾蓋欣然語以家弟無極宰說之宗旨夙契嘗赴初請桃園鼓山亦以補之於道有少分因出門人所集語錄求爲序引補之聞之管佛一時取恒河岸一葉告諸比丘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大地草木爲衆生說者如手中葉佛以爲葉葉皆舉累劫不盡故舉一葉使自趣入而縛於教者始葉葉而求之非祖師具佛知見則安能不立一指而盡佛之蘊無有餘哉知此則如來祖師無異禪也故因佛鑑語錄而伸之

跋戒公疏後

元祐七年翰林東坡先生守揚七月石塔禪師將還山其徒詣府請畱公書其狀後與之曰傳語長老三十日奉謁議去住卽以其日從僚屬過師出疏袖間師去而復畱初師欲去甚確衆以爲非東坡故不畱也師畱而公去室中塵凝師坐晏然如公未去時也補之不學道不足以知師得道之淺

深而徒識其貌淵然而靖不可澄撓忘其初不爲東坡而去亦忘其終爲東坡而留也姑留而已矣後九十八日晁補之記

荅楷老別紙

弟子補之黑業鈍根歷劫飄零可憐憫者竊不自意以何因緣年二十許時卽知歸依正法更不生疑而業力牽纏投身世網飲酒食肉作衆不善晚雖懺悔未有脫期曾禮圓通覺海二士嘗蒙接引自不承當今年五十七髮白氣衰歸仗無所仰聞

和尚德名心生歡喜恐是宿緣曾獲親近故昨觀了了庵頌不覺便伸偈讚熱鐵入水作種種聲亦不自由非敢發露見解求大善知識剖判也伏蒙寄賜荅偈茫然自失如大空中無安腳處旣而內省若朽木不可雕和尚豈肯開甘露門也惟願慈悲更加誘誨令浮海盲龜遇木得歇幸甚幸甚補之稽首

無名庵銘

爲居士劉範作

無空名空在大覺中如海一漚無生滅同大千居

空漚體億一是中無庵名庵非實無庵何銘况庵
中主曰我不知芭蕉自喻有來畸人亦不自知敲
門試喚睡裏揚眉

脫黏庵銘

爲陳元老作

鴉鳴不鳴問庵中人是聞不聞聞不聞生不聞聞
滅黏不可脫無黏何脫離生滅本十方消隕

夢齋銘

爲曇秀師作

夢中頭落以手捉覺知夢已默自笑我今無生妄
爲有如鬼詬口是非我是鹿非鹿何時了請循其

本二俱滅我今何爲復夢語門關墮地忽驚覺

東皋子宴坐內誦文

平居宴坐閉目收慮恒作是語汝身今者非男非
女非孫非祖無古無今無來無去清淨本然妄生
國土被塵染識根乃結聚久不可洗如衣受漬妄
有形骸妄有名字是張是李是男是女汝旣非此
此亦非汝譬如蠓相被石黏住認石爲我千劫受
苦是義不然吾有一喻譬吾如空被丁釘去住是
空非物釘無著處便得脫然離我我所正恁麼時

指眼看取一念相應是涅槃路

苦是海不燃吾自一念覺吾自一念覺

此亦非妙覺吸瀾味妙百緣封固不為非

本汗猶安有名字長悲長李長長女地非

國土如望紫烟外八緣入不可說受前

女非將非斷無古無今無來無去常非本然安生

平吾宴坐關口外氣動非長請也非今昔非異非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九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七十卷

釋氏贊疏

勸緣造大藏經疏

請則和尚說圓覺經疏

請則和尚說金剛經疏

龍泉寺修五百阿羅漢洞募緣疏

齊州齋僧祈晴疏

甥杜氏小五娘披剃疏詞 并序

鷲湖長老開堂疏

請崇寧長老疏

請普照長老疏

題大寶篋經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七十

釋氏贊疏

勸緣造大藏經疏

伏以諸佛出世本緣說法利生衆生鈍根不能見
性成佛所以託胎卵溼化爲正命認地水火風爲
自身將盲引盲從苦入苦大可厭患况無出期故
如來警之以雷震法音示之以天然覺路設有七
寶布施滿恒河沙不如四句受持等虛空量而此
小邑其中萬家雖建梵宮猶虛龍藏醍醐上味至

死不嘗摩尼寶珠曠劫常棄豈不共生慙愧同作
因緣今聞上國伽藍適有古教緗帙題緘萬卷價
直千緡欲置六師殿堂不妨八部衛守普願聞見
咸發慈悲大事圓成諸方慶讚若僧若俗得誦得
持十地一乘性陸蓮而不染三塗八難罪湯雪以
無餘或素或緇曰男曰女不以多寡便爲重輕惟
能運喜捨心則必獲法施福恭惟大覺證之謹疏

請則和尚說圓覺經疏

伏以脩多羅教者如來本起因地正受住持大涅

槃門妙莊嚴路十二部經諸決定義十二菩薩所
脩行因流出無量一切吉祥真如超過恒沙十方
文字譬喻若廣說說者千劫不盡若無說說者一
句不煩然而末世勤勞益遠正法衆生眼目必有
導師和尚德性純明道鋒孤迅具三次第爲一總
持固嘗振錫游方爲證此事拈香說悟已契古人
於我此邦夙植善本願興慈閔普爲宣揚夫性覺
圓通初無此_相彼觀因地漸次故有齊修單修欲
令見聞不生差別幸對人天之衆尚無金玉其音

請則和尚說金剛經疏

六百卷義總般若以題籤四大部中以金剛爲教
髓如是住如是降伏法固已傳若以色若以音聲
佛不可見所以德山受具而精究曹谿採薪而聳
聞蓋達心則四句無餘故上根以一門超出和尚
離我我所得玄玄機之知筏諭本空然欲濟者盈
於涯涘夢觀不實而臥斲者喧於床帷况此小邦
魔彊法弱賴觀若士雲之曰明庶幾興行從此紹
續管達磨見梁武帝則不立文字而天女告舍利

弗以無離語言師今對經所說何法我不取相亦
無是經願諸見聞同一解脫如病得汗如鳥出籠

龍泉寺修五百阿羅漢洞募緣疏

伏以瞬青蓮目付法藏以默傳結白疊中指心源
而直授爰有迦葉首悟慶喜先聞夙習大藥已超
無學假修小果欲接下根故十二大菩薩之所總
持與五百阿羅漢之所證入波不離水水卽是波
此皆爲一因緣酥乳流出雖復說三次第羊鹿亦
無知性空則法空如我說爲佛說諸祕文之畧出

衆聖號之具存肅恭僧儀烜赫靈跡或經行四世
界或宴坐一嵌巖受請天宮應供海殿擲錫飛去
投盃渡來龍虎伏馴仙鬼陪隸少別萬里斃休千
年亦有混跡和光入屢化俗遊戲自在變化無常
近者淮泗塔中袖藏遠施天台橋上茗結餘花不
違本心示常住世覲面不識有緣則逢永吉是用
運廣大心募清信侶建長簷及深廡闕異相與奇
容平地起山凡境成聖大千無有盡我願不可窮
亦使見聞同生歡喜讚佛一偈施佛一錢在經有
云獲福無量

齊州齋僧祈晴疏

伏以佛等慈誓雖蚊蟻以不傷民業報身於衣食
而常歉幸嘉苗之極望乃霖雨以涉旬非民獨招
繫吏不德是用潔誠念咎歸命求哀不違本心來
受此供敕天龍之休燕賜田畷之收成仰冀威神
必垂拯護

甥杜氏小五娘披剃疏詞

并序

濮陽女子杜氏小五娘

法名

故朝散郎集賢殿修

撰提舉西京崇福宮故真寧縣君閻氏今安平縣君晁氏之孫今宣義郎知潁昌府陽翟縣丞故晁氏八姐今晁氏二十一姐之女年十八歲其家議以從人矣念其前母以產歿已當爲婦而悲忽自截髮如頭陲儀頰粉澤屏葦見請於親冀他日爲比丘尼以報生身之恩學出世之法其尊屬盡然傷而聽之其壻氏悵然恨而捨之自歲丙子至歲戊子十有二年其志益堅行益熟而朝請郎監西京中嶽廟晁補之之妻永嘉縣君杜氏修撰公之女而宣義君之姊也憐其姪之意以錢一百三十千輸諸官得祠部度牒施之命以善月日享佛飯僧落髮受具又以告補之曰子爲作文讚其事成此女子願且普慶懺使杜晁兩宗往者居者向佛菩提獲大饒益其詞曰

伏聞山河大地尚因瞪發而生血肉幻身豈是金剛之法爲泡爲沫爲無量腥臊聚爲苦爲惱爲百一疾病纏爲火宅已燒爲丘井將墜晝作猖狂而不暇夜夢怵惕而自驚無常大鬼之所驅有情更

生而何往所疑厭患出離而反欣喜控搏乃清淨
童女杜氏小五娘法名賢公之孫信士之子初聽
結褵之議便盟落髮之誠至於視姑姊妹之行譬
若觀雀蚊蚋之過蓋戒定宿修於前世故因緣適
會於此生親杜姓中咸從本起之願姑晁氏配爲
營披剃之資解紛著盤諸天八部而皆歎登壇受
具大覺六師而現前當有無舌瘖啞人教汝讀經
生盲擿埴人指汝見性滋長聖種斷除愛根用以
加持晁杜兩族俱榮勝因回向幽明二途永脫苦

趣及此會中盡未來際助緣隨喜男子女人證明
此比丘尼令得不退轉同悟無生忍曩謨佛陀耶

鸞湖長老開堂疏

蓋聞大空非界認華自是迷人陽燄無波守魚真
成癡鶴徒以無始妄業有爲幻因說寂說常別名
別相室羅筏河見佛影正似夢中毗舍俱家入聖
胞未知來處有病必求藥到岸不須船佛性在阿
那邊兩頭雙動般若以何爲體大笑一場談此者
多達此者寡又恁麼去也當如何接之曾經黃蘗

三頓來直得困徹便是曹溪一滴水更不疑他固
知戴頭覓頭就屋添屋也要春來冰解日出煙消
况鶩湖山水之名藍馬祖子孫之遺範雖復骨藏
十世未妨名播九州法席比虛縑徒猶盛必得如
龍如虎乃堪度馬度驢伏惟某和尚悟祖祖心提
方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
流出千偈彼緣已熟此正是時卷舒皆欲爲人去
住亦豈由我今者不動一莖草不遠千里塗直須
救取猫兒也莫輸却山子慈悲肯顧歡喜普同

請崇寧長老疏

蓋聞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淨明心不緣他悟既
衆生本來成佛則祖師何以爲人皆由流轉塵勞
多生認賊所以顛倒迷悶終日怖頭有大智人緣
在震旦面壁無語不妨滿國清風隻履西歸依舊
一天明月雖它方之已熟眷此土之未敷今皇帝
陛下紹述聖猷嗣隆法寶合百工歸美之意建萬
壽崇寧之名妙喜擎來化城跳出是用騰封章而
有請屈道德之肯臨恭惟和尚受祖祖心提方方

印等慈不擇貧富任運無有東西視不見聽不聞
在三藏鼻孔上立遇者死當者壞從德嶠棒頭出
來願垂悲憐副此翹竚不用變生作熟自然識路
知家以不盡燈度無量衆葛藤具斷阿誰曾縛汝
來皮髓兼忘那箇是不精底上資睿算永洽純熙
旁沐民生普離菑咎不勝懇倒之至

請普照長老疏

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靜明心不緣他悟既衆生
本自成佛則祖師何以爲人但救沈流聊加警策

面壁無語不妨滿谷清風隻履西歸依舊一天明
月自茲而降得度者多况普光淮上之靜居大聖
唐來之顯化久虛法席蓋俟名流齊公長老上人
授祖祖心提方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
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偈今者諸方咸說四衆同音
不遠千里途不動一莖草剎那卽至燕坐宛然光
彌得子儀之軍何煩申令韓信奪成安之壁也要
作家阿誰曾縛汝來那箇是不精底空劫前三世
無佛時一言如是接人方名傳法

題大寶篋經後

真覺大師志添傳其遠祖百花巖主之道受持大般若波羅密多安忍精進靜慮之戒誦百千旋陀羅尼降伏諸魔拯拔衆患有大名稱於四方補之戊辰歲拜大師於京師已蒙教誘丁丑歲遭太夫人楊氏喪於丹陽哭詣金山修水陸供大師忽於衆中念舊拊孤惻然慈閔後數日入船臨柩宣祕密音如出金石宴坐收足忽起唱言汝母無苦我佛如來有大寶篋隨羅尼能爲一切衆生在生死

者開大黑暗滅罪增福作金剛幢獲不壞報若頂若佩若安舍宅若冢墓中所在之處則爲有佛廼授此經補之奉行如大師教戊寅歲遇妹之壻陳琦於金鄉琦不知補之嘗受此經也感頌而言我聞人言大寶篋經管在朽塔諸佛涕泣所共宣賜願以薦先行求積年了不可得補之驚懼出經帽中爲琦贊說再拜授琦琦卽書寫命工刊印普勸人子亾失父母如我苦者恭敬供養頂佩藏置安像腹中仗真正力爲升濟資四月六日晁補之記



明吳郡顧氏於崇禎乙亥春
照宋刻壽梓至中秋工始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七十終

從兄无咎平日著述甚富元祐末

在館閣時嘗自製其序宣和以前

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騷辭四十

有三古律詩六百三十有三表啓雜文

史評六百九十有三自捐館舍逮今二

十八年始得編次為七十卷刊于建陽

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旦日第右朝奉

郎權福建路轉運判官謙之謹題

前...

...

...

...

